

B2	换到科学维度来看艺术,世界也随之改变
B5	鸟类摄影是对生态保护的谋求
B11	法国女漫画家的旅行漫笔

Art Weekly

国家艺术杂志



■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高达数米的“家破人亡”巨型雕塑（图 IC）

纪念性遗产，艺术可以做什么？

◆ 刘艳丽(本刊特约评论员)

◎ 因为伤痛历史不容忘却,所以要用艺术固化“真”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今年的古迹遗址日纪念主题定为“纪念性遗产”原因就是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次战争,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尤为巨大,比如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军民数十万的伤亡不容抹灭。

因此,我们建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731 部队遗址纪念馆,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记录历史,凝固过去,警示未来,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残垣断壁、旧房子都照原样保留,因为真实是最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式。”业内专家如是说,“虽然我们今年启动了新馆建设,但这些保存了历史信息的旧馆,我们将以文物的形式保留。”记住历史,首先要留住历史符号,因为历史的真实性是不可再生的,更不容玷污和易容。

◎ 不让战争遗迹成“伤疤”,用艺术“转译”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现在,只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可是当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积极酝酿扩大馆舍面积以适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要求时,当 731 部队遗址试图申遗时,却迎来一片质疑:

罪证,算什么“遗产”?既不是“历史遗产”,也不是“文化遗产”。

拿民族“伤疤”去申遗,是无聊学者的欺世之举。

这些偏激的言论中,除了读出大家对申遗和对历史的片面理解外,我们还更该意识到这些“伤疤”的展示应该更慎重。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选址城西江东门茶亭东街原日军大屠杀遗址之一的万人坑,纪念馆呈大型陵墓状,粗粝的建筑墙壁四周逃难的人们、濒死之

4 月 18 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纪念性遗产”。何谓纪念性遗产?人类生产生活留下的遗址,当然也包括战争遗址,比如为南京大屠杀而建的纪念馆、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 731 部队遗址的申遗的议题也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在牢记伤痛时,艺术的参与会给这些纪念性遗产的设计带来怎样的变化?



■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雕塑广场（图 IC）

人痛苦的面容、抱着死难孩子的母亲、苍老的父亲替死难的孩子合上眼睛……这些雕塑都在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它们理应让全

世界渴望和平的人们铭记:文化遗产既要记住真善美,更要铭记假恶丑。

尽管出发点没有错,但仅仅让人感受到

痛苦场面反而让人不舒服,因此艺术手段不可或缺。丑陋的历史伤疤经过艺术美化能更突出历史,而非揭伤疤。731 部队遗址呼唤我们的艺术工作者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去“转译”再造当年的场景、形象和故事,雕塑、绘画、电子手段一样都不能少,唯有如此方能出挑并放大当年的情景以振聋发聩,让不曾历事的我们鲜活地记住历史,铭刻细节。

◎ 不需要用血淋淋的场面,设计的张力让气场更足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长考尔先生在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后感叹:“这里理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史料,更有大量的艺术作品凝固并放大当年的真实惨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被深深震撼了。业内资深人士说,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和铭刻力都是史料和文物难以替代、难以做到的;徜徉在大屠杀新馆周围,我们被这里的艺术气场深深“缠绕”住。

不仅是雕塑、装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馆设计者何镜堂说得好:“这是个悲怆性的建筑,前半段的设计色调都是沉闷的灰色、黑色,没有一棵树,没有任何生命的象征,让人沉浸其中,心生悲怆,肃然起敬;后半段‘和平公园’里有树木,有绿化,有一汪水,有母亲抱着小孩的雕塑,着重凸显出对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将新馆命名为“和平之舟”。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世界建筑大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也表示,这里陈设布置到位,环境艺术很精湛,形成的气场很强大、凝重。

这艘“和平之舟”,东部拔地而起的高大船头是陈列丰富的展厅,周边庄严肃穆的广场可容纳万人集会;中部是遗址悼念区,西部大片开阔区域是树木葱茏的和平公园。沉着的悲怆,无言的肃穆,还有以艺术的形式表现的“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各种艺术作品弥漫在纪念馆里,“有这些,未来和平会走得稳当些。”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参观后如是说。

● 题内话

艺术是“大管家”

◆ 黄伟明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纪念性遗产主要涉及不同地理文化背景下的纪念性建筑、古迹和场所等。其中,战争受害国的纪念性建筑当然也在其中。与其他纪念性遗产不同的是,作为历史伤痛的见证,这类建筑更需要艺术来“帮忙”,在减少负面情绪的同时,更加让人铭记历史,从而更好地反思并进步。

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造成了无数普通百姓的伤害,所以日本早早地就开始筹建和平公园。广岛原子弹爆炸时,捷克设计师设计、1915 年建成的广岛县产业促进馆正当其下,这座新巴洛克式椭圆形屋顶、异国情调浓郁的建筑在头顶上发生的大爆炸中奇迹般地存下来,虽然屋顶上被烧弯了的钢筋裸露在外,外墙已塌落,但它恰恰成了公园里的主

角。除了对亡者的哀悼,我们更要顾虑到生者的感受,尤其是曾经经历过事件的幸存者,比起直接的真实文物,用艺术化的表现间接抚平他们的伤痛更有意义和价值。

对于纪念性遗产来说,艺术就像是一位“大管家”,他要将历史的真实展现给世人,但又需要“打造”好这些遗产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和对人造成的影响,他能过滤掉历史伤痛的残酷和仇恨,却能让人更理性地去观察和思考历史背后的种种。

尽管世界遗产不都是美好的,但却一定是真实的,无论它们代表着什么样的历史,我们都应该重视并保护起来。如果二战遗迹也能通过艺术来打造,相信它们必定能给今天的人们更多积极的影响,给与我们更多前进的动力。